

# 男女同校奇聞慘事

吳崇蘭

## ——重慶白沙別墅瑣憶

四十八年之前我從故鄉宜興的小學畢業後，前往江蘇省會鎮江讀初中做寄宿生。甫及一年，就值七七蘆溝橋事變而輟學返回宜興，不久即隨同鄉隻身逃難至武昌尋兄；抵達武昌時，正是戰況緊急，保衛大武漢最激烈的時候。我兄已準備隨時隨機關撤離，自顧不暇，他對我所能做的，只是接濟我一些旅費，讓我隨難民船逃離武漢，去大後方重慶。到了重慶，經過許多艱難波折，我終於在半年後重得復學。

### 流亡學生臨時校舍

學校在重慶附近的江津縣所屬白沙鎮附近的紅豆樹村，是教育部專門收留流亡學生草創的學校，校名「教育部附設中學」。由於學校直接隸屬教育部，地位相當超然，但不久即改為第八山中學班，以與各地的流亡學校成爲兄弟學校。學校改名未幾，因迭鬧風潮，先以伙食不好，認爲事務主任貪污，威逼事務主任下跪求饒；繼因校刊譏諷學校經濟不公，班主任憤而干涉，竟被學生趕走。繼任的班主任是位彌勒佛形的好好先生，與前一位精明能幹的班主任相形見絀，大

家又不免懷念起前面的班主任，這位班主任也就立足不住，辭職他去。

學校開創時，原是男女生同校；因爲迭起風潮，遂決定男女分校，將男同學遷出去，同時將學校改名爲國立十七中學；後來又把女生部改爲女子師範學院附中。男同學一遷出去，就發現一向人在福中不知福，數次風潮，自覺轟轟烈烈，結果卻得不償失。

原來我們的校舍，本是當時四川有名的川鹽銀行總經理的別墅。他因爲走私賣鴉片煙而坐牢，就想拿他的別墅捐作學校，將功折罪；當然國法是國法，他的目的並未達到。不過別墅還是暫時作了我們流亡學生的校舍。校舍原來既爲銀行經理的別墅，其美輪美奐的園林、建築，自不必待言；遷出的男生，卻是以一個破廟爲校址。在伙食方面，每個學生的公費都是一樣，由於男生食量大，女生食量小，男女生合校時，互相牽扯平衡，尚可以每月打兩次牙祭；遷出後，所領的公費，三餐難獲全飽。雖然後悔莫及，也已無可如何。

從江津溯嘉陵江而上就是白沙鎮，白沙是個

很小的鎮，全鎮只有一條大街。所有柴米油鹽、布匹雜貨的重要店鋪，全在這條大街上。紅豆樹離白沙約五里路，有兩條路可以通向白沙：一是沿着一條有若田埂那麼寬闊的白石道走，可以直達白沙。另一條捷徑則爲自紅豆樹下坡走上百級的坡路至嘉陵江畔，沿着沙灘前行，抵白沙時又得上差不多百級的坡；路雖近，上下坡卻很累。

紅豆樹除了那幢方圓數畝的別墅外，就是幾個農舍村落，掩映在竹林和橘林裏。沒有店鋪，沒有市集，一針一線、食用柴米都得到白沙去買。

### 庭園花木各成勝景

別墅四周的圍牆約有數里，門前是一個白石大廣場，左邊是一片橘子林。前面是一層層的梯田，右邊則是一片平疇，種着各色時菜。後面臨嘉陵江。

從黑色的雙扇大門進去，就是一個供走道的堂屋，兩側有廂房；改成校舍後，堂屋邊設了一個櫃臺，門房就在那兒守着大門。通過堂屋，就

見一條寬約六、七尺的白石道，兩旁植有修剪得如同寶塔的翠柏。以翠柏為籬，以紅磚砌成的曲線為界，植有成雙成對成林的花木，如玉蘭、白茶花、紅梅花、紅梅、綠梅、黃梅、銀杏、珠蘭、白蘭、龍眼、紅豆樹……大概紅豆樹的名，也是因紅豆樹而來的吧！——茉莉花圃、梔子花園以及各種名花，四季不斷。

別墅的主要景觀，是一片高聳入雲的楠木林，一是滿池荷花的湖心亭；另是兩幢東西對峙的莊麗樓房，另有幾幢平房；成為校舍後，又在圍牆邊緣上修建了一些克難房屋作為教室。楠木是一種珍貴的木材，枝幹筆直、木質堅實，那一片楠木林，綠葉成蔭，蔽日遮天，密密鬱鬱，有如一個帳幕；刮風落雨，我們行走其間，依然安步當車，真是一片大好林子。

湖心亭在荷花池中央，是個六角亭，雕欄木椅，有白石平橋相通。夏季荷花盛開，碧綠玉盤盛着晶亮的水珠，流動搖曳，映着陽光，光彩奪目，高潔的蓮花亭亭玉立其間；坐在湖心亭，美景盡收眼底。湖的周圍，有翠碧的多青環繞兩圈，人則在冬青夾道中行走。中有曲徑通達各個花圃及白石主道。附近更有一個很大的夾竹桃棚架，全是用夾竹桃樹的枝藤編織而成，夾竹桃開花時，綴滿粉紅色的花；綠葉紅花，蒙蒙綿綿，有若一條花廊。附近的花木，也編織成蟲鳥獸形狀，各成勝景。

兩幢樓房，一幢被學校命名為明德院，一幢命名為新民院。明德院在前院，樓下一部分為教員辦公室，一部分作為教室，男女生同校時，樓

上為男同學宿舍；新民院在後院，樓下一部分是別墅主人家裏自己留用的，一部分作為女教員的宿舍，樓上則為女同學宿舍。樓房俱為朱漆雕欄，樓下的廊柱有兩人合抱粗，都用透亮的小石子凝成，中間用黑色鵝卵石鑲嵌成龍鳳花式。在樓上憑欄遠眺，可以看到別墅的全景。其他平房，原為花匠、男女傭人所居，都有長廊曲徑溝通，此刻亦已略作調整及擴充；有作醫療所的，有作圖書館的，一部分則充作廚房、飯廳、工友住所。

這樣美麗的環境，竟能為逃難的流亡學生居住，真是大出意料。我在那個環境中，從初中二年級到高三畢業；從學校草創到抗戰末期，整整住了五年。五年中自有許多悲歡，而令我我最難忘的，卻是發生的幾件不平常的慘事。

### 偷橘挨揍溺死江中

紅豆樹是一個很美麗很幽靜的地方。除了我們學校，只有幾家寥落的莊戶。學校旁邊的一片橘子林，夏末秋初，就掛滿了纍纍果實，眼看見們由小變大，由青變紅，那一樹樹的金黃橙紅，令人饑涎欲滴。村上原有一個不成文的法規：橘子可吃，不可帶。過路的客人，可以儘量的摘了吃，卻不可摘了帶走。這條不成文的法規，到我們學校遷來，就無法維持了；因為學校的學生有五百人左右，平日雖然不能外出，星期日卻是自由的；這些流亡學生生活艱苦，平日也沒有什麼零食可吃，一到星期日，就出去摘橘子吃，從青青的酸果，吃到橙黃的甜橘，一日之間，就吃

掉了好幾棵樹的結實，真有如蝗蟲吃稻，一掃即光。到後來，鄉人受不了了，只好到學校來告狀；學校老師諄諄告誡，又明文規定，仍時有偷摘橘子的事情發生，鄉人恨之入骨。有一次，一個男同學不知那裏弄來一枝鳥槍，趁着星期日，和一位同班同學在橘林遊耍，為鄉人看見，瓜田李下，起了誤會，一聲吶喊，十幾個鄉人一湧而上，那個帶槍的男同學立刻被打倒；另一位同學見勢不妙，拔腿跑回學校報告校長，等到那位同學帶着師長去解釋誤會，將那位同學領回時，那同學已被打得滿身創傷，奄奄一息。

這事發生不久，又有一位男同學和幾位同學拾級而下，到嘉陵江游泳，竟遭溺斃。原來在四川，用水是很困難的；既無自來水，又無井水，都得人上下爬梯級到江邊將水擔上來。家家戶戶的用水，都得出錢買，買來的水是黃泥巴水，還得用明礬澄清，才能食用。學校裏雇有工友專門擔水，一天的用水，都有限制；也沒有洗澡間、浴缸浴盆的設備，挽一小面盆水，在宿舍洗腳擦身，就算是大享受了。男同學去嘉陵江游泳，目的不為游泳，其實是為洗澡；誰知戲嬉忘情，水急流湍，竟然隨波而去。這位同學已經讀高中了，大概是隻身流亡在外，也沒有一個親人，學校為他收殮下葬，從此寂寂青塚，漂泊孤魂，長眠異鄉。倚闔父母，永遠也盼不回歸來遊子了。

### 掉入燙桶一命嗚乎

有一件奇事，也在男女同校時發生。四川的冬天，不是滴水成冰的冬天，可也是

寒得徹骨。每晨起床號吹過，工友便把燒熱的水，挑到盥洗的廊前兩個大缸內，由同學自己挽了洗臉漱口。因為熱水有限，早起動作快的同學，每每捷足先登，後到的同學，缸就見了底，只好拿着盆到廚房燒水的地方去討熱水。廚房是大廚房，炒菜的鍋竈大，煮飯的鍋竈也大，燒水的鍋上，竟掉進一鍋燙水裏，工友發覺，立刻將他救起，已是滿頭滿臉滿身燙傷了。學校裏上上下下沸沸揚揚，亂得一團；正要雇船去江津給他看醫生，那小男孩的父親忽然從重慶乘船來校看他的兒子，見到他兒子這副模樣，嚎啕大哭。他說這孩子小時候算命，都說他不能見水，見水即危；所以從小都注意他，不讓他靠近河溪。他來這學校上學時，亦千叮囑，萬叮囑；這天他忽然心血來潮，想起學校靠近嘉陵江，恨不得插翅立刻來告訴他切勿去江邊，誰知孩子沒有掉在嘉陵江，卻掉在一鍋熱水裏……。他當時立即護送孩子到江津就醫，但全身變成這樣的孩子已是回天之術，未及兩天，就去世了。

男女分校後，接長的校長叫吳子我。女校長，名字卻很男性化。我在鎮江讀書時，她就是我的老師。她接長學校後，對於學校經費，錙銖必較。也因為這樣，我們的伙食得大大改進，逢年過節，都可以見葷腥，打牙祭。那時我正是初中三年級，一直到我高三畢業，校長都未曾有變動。在這四年中，也有幾件事令我難忘：

### 墳邊徘徊多情遺恨

有一位柴祖彥老師，是教高中大代數的一把好手。他本來由別的學校聘去了，在赴任途中被吳校長半途截來的。那時候師資缺乏，一位好老師，就像今日大眾傳播中的明星一樣，是各個學校爭取的對象，校長得使出渾身解數來爭取。吳校長常為她能截聘得柴老師而得意。柴師母姓張，是我們的生物老師。他們夫婦倆在課餘之時，即肩並肩的在一起散步。師母的溫柔，柴老師對師母無微不至的體貼，大家都覺得他們是一對幸福夫妻。誰知師母生了一個女孩後，即因肺病逝世，柴老師撲在棺材上哭得死去活來。下葬之後，柴老師幾乎每天都要去墳邊徘徊。他的體貼多情，竟引起高二一位女同學的單戀，演出跳江自殺事件，幸而被人發現獲救，以後就由學校幫她轉學到合江去讀書，事情才算結束。我後來在臺灣與柴老師重逢，他已經續絃，依然只有張老師遺留下來的這個女兒。這時她已有五歲左右，她完全不知道她的母親是她的繼母。柴老師為了使他這個唯一的女兒心靈上沒有任何缺陷，把所有張老師的照片及遺物收藏起來。他續絃的妻子，也用全心的愛，愛着這個女孩。真像小說上描寫的故事呢！

初三下的那年，一位高三的女同學得了傷寒，學校把她遷到來竹桃棚架附近的一間小屋裏隔離居住。這位女同學一向長得窈窕可人，她的母親年輕守寡，就一心盼望着這個女兒。逃難出來，自己住在難民所裏，手上有幾個積蓄，捨不得花用，準備給女兒進大學用的。只要是用在女兒身上的錢，決不吝惜。也因為這樣，女孩子手上

錢寬裕，一到星期日就喜歡到白沙鎮上去買零食吃，才得了傷寒病。為了怕母親擔心，一直不肯寫信告訴她母親。這一天，她母親燒了一罐子菜，自重慶搭船來學校看她的女兒，到了學校，就去教員辦公室找老師，要找她的女兒見面。訓導主任一見到這位乾瘦枯槁的白髮老太太，胸前捧着一罐子菜，立刻就楞住了。原來這位患傷寒的女同學，剛在上午九、十點鐘之間斷了氣，把真相告訴她，怕嚇着了，不告訴她，又沒有這個道理。那做母親的看到訓導主任欲說還休，進退兩難的尷尬樣子，把陶罐向桌上一放，卜通一下就向着訓導主任跪了下去：「求求你告訴我，我的女兒在什麼地方？我要看我的女兒……」竟是涕淚交流的哭起來。當她知道真相，真是傷心絕望。聽說後來她把積蓄的錢都捐獻了，她自己去了尼姑庵，怎樣生活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### 秋夜鬼嚎女生斷魂

大概是高一、高二那兩年吧？學校裏發生了兩件驚天動地的事。

是高一那年中秋節的前夕。初中二年級有一位同學要請假回家和他父親團聚歡度中秋；學校因為翌日即為中秋，不但要準備大打牙祭，還有餘興節目。流亡學生在學校，學校就是個大家庭，希望她留在學校過中秋，因此未曾准她的假。那時因為學生增多，學校建了許多克難教室。同時在廚房旁邊的飯廳中間隔了一層樓板，添建了一層克難閣樓，作為初中同學的宿舍，放上雙層床，也可以容納四、五十人。這位同學就住

在這一層樓上。她原是睡在上鋪，因為心緒不好，睡不着覺，輾轉反側，怕影響同學，就與下鋪的同學換了床鋪，睡在下面。

由於中秋節要打牙祭，廚工就必須開早車。廚工開早車，監廚的同學也就必須跟着起早，早晨兩點鐘的時候，就開始叮叮噹噹生火做菜了。廚工一面做菜，一面和監廚的同學說着話，夜靜靜的，數百同學、師長都沉在夢鄉裏。一盞黯淡的油燈照着廚房，是唯一的照明工具。突然有一聲尖叫，這聲尖叫在靜夜裏特別顯得尖銳。

「監廚小姐呵，這是鬼叫呢！」一位廚工說。「一定有什麼人要死了。」

兩位監廚的同學立刻全身起了雞皮疙瘩，心都顫慄起來了。嘴巴卻還硬，說道：「這都是迷信，世界上那有鬼啊？」

「不是迷信呵！是真的呵！」另一位廚工也說。

「我不相信，這都是一些牽強附會，那有這麼一回事？誰見過鬼來？」

「有啊！有啊！人死了就變成鬼了啊……。」正當他們在為有鬼沒有鬼爭辯時，又聽得一聲「鬼叫」，兩位女同學被廚工說得也有些害怕起來。就在這時候，一聲震天價響，隨着悲號之聲四起，飯廳的閣樓塌了，全校的人都從噩夢中驚醒。校長吳子我率領老師，一方面檢查逃離現場的同學人數，一方面指揮工友救人。但是工友都是無知迷信的人，適才又聽得鬼叫，都說這場災難必要死人，如果他們去救，鬼就會遷怒於他們，沒有一個肯聽指揮。校長沒辦法，只好自己率先

去做救難工作，工友看到校長、老師都去工作，後來也就加入幫忙抬樓板、抬床、挖泥灰……。

點名檢查的結果，住在該樓的同學，有灰頭土臉僅受驚嚇的，有受輕傷的，有一兩位傷比較重，不過無性命之憂，所有同學的名點過，獨缺那位要請假回去與她父親共度中秋的同學。挖掘救難的工作人員心都往下沉。挖啊！挖啊！扛啊！努力又努力，加緊又加緊，終於把她挖出來了；校醫、護士，忙着給這位已經失去知覺的同學打針急救，忙亂到中午吃飯的時候，終於宣告她已死亡。這件塌樓案，使全校師生震動悲悼。而那位遭劫同學的父親，由於妻子早逝，父兼母職，將她養到這麼大，想不到他的希望、安慰、寄託，一夜之間化成了灰煙。而事情偏偏又那麼湊巧：她本來要請假回家，偏偏學校不准假。她本來是睡在上鋪的，偏偏又私自和同學調換到下鋪。災難發生後，如果工友肯立即救援，可不致造成她的死亡；又偏偏在災難發生前一刻，聽不到不知什麼叫聲，被當成鬼叫，使迷信的工友堅持不肯參加救援工作而耽擱了許多寶貴時刻。這一切豈非天命？

## 幽洞撕票驚心動魄

另一樁事情，也是發生在這一時期裏，只是記不到確切的時間了。自從抗戰開始，淪陷的地區，日本人殘殺中國老百姓，無惡不作。沒有淪陷的地區，則遭受到日本人的濫施轟炸，生命財產，刹那之間便變成血肉廢墟。我們的對抗方法是一探索到敵人飛機的蹤跡，立刻發警報掛紅

球，一方面我英勇空軍飛機待發，高射砲亦隨時準備，老百姓則躲到事前挖掘修築的防空洞去。白沙，紅豆樹雖在偏僻的鄉野，但附近遷來的學校甚

多，像：國立女子師範學院、大學先修班、國立十七中、編譯館、國立女子師範學院附中、川東師範等，可以說是文化重鎮，當然也怕成爲日本人轟炸的目標。學校附近，也都依山挖了防空洞。紅豆樹的防空洞，就在我們學校後面的橋林深處，洞是沿着山壁鑿進去的，幽暗潮濕，愈是深入，愈是黑暗，而且踏腳之處，全是水跡。所以有警報來時，誰也不願躲進去，大家寧可散伏在田野裏。而且警報次數多了，大家習以爲常，也就不以爲意。真正飛機來轟炸，也只聽天由命，抱着這樣的態度才能讀書做事，要不然，真是疲於奔命。所以後來有人喋喋不休，對方又不得不聽，在這種情形下，我們就說喋喋不休的人在疲勞轟炸，這是抗戰時候所創的名詞。

由於這個洞設而不用，就成了一個廢洞，根本沒有人敢進這個洞。怕黑、怕濕、怕髒之外，也怕有蛇蟲之類傷人。這洞的附近，也很少有人跡往來。當初政府花很多錢開鑿這個洞，倒變成浪費公帑，多此一舉了。

我花這麼多筆墨來描寫這個洞，只因為這個洞與我現在要說的事相關。

我說過，我們學校的校舍，是川鹽銀行總經理的別墅，這別墅最裏面的一小部分，是他家留着自用的。

其實，那總經理的家人，大部分都住在重慶，還有部分住在白沙鎮。住在紅豆樹別墅裏的，

只有一位老太太，就是那總經理的母親。她慈眉善眼，長年吃齋唸佛，有一位專門服侍她的女傭與她同住。另外還有一個偶爾跑白沙鎮採買出外勤的花匠。我們與她雖然住在同一所別墅，甚至於同一棟大樓，見到她的機會很少。只偶爾她白沙鎮的親人，用他們家自用的滑竿（用竹子編成，有若輪椅的露天轎子，兩旁有兩根竹棍，可以由兩人抬着走，重慶附近都為山城，交通工具都用此。）來接她去白沙歡聚，碰巧見到而已。

有一天，聽說這老太太的一個兒子從重慶來到白沙，白沙家裏的親人，就打發滑竿來接老太太去白沙。老太太立即梳梳洗洗，穿戴整齊，坐上滑竿，與沖沖去看她的兒子，會她的親人。誰知

這滑竿一抬出去便失了蹤。不久，住在白沙鎮的老太太的親人就接到了拿錢贖票的通知。這才知道老太太被綁票了。老太太的大兒子雖然仍在圍圍，但鄉紳世家的氣派仍在，立刻報了警，發動許多警察，到處搜索，弄得鷄飛狗跳，滿鎮風雨。後來警察在紅豆樹附近的一個竹林裏找到一隻繡花鞋，證實為老太太當日所穿，可見得老太太這個肉票，曾被土匪藏在竹林裏過，只是狡猾的土匪又轉了地方。而土匪必還在附近，當時警察一再鳴槍示威，又傳出話來，只要把老太太放出來，劫罪免究，而老太太的家人亦願意付錢給他們。

雖然如此，土匪在第一次送信勒贖以後，就再也沒有消息。也因為如此，警方在暗中、在明

裏的搜索也更積極，風聲愈來愈緊，表面卻反而顯得十分平靜。半個月過去了，綁匪的消息杳然，老太太的蹤跡也不可尋，她是生？是死？誰也不知道。但半個月以後，終於有一天，搜索的警察被一股異乎尋常的味道牽引，追蹤到了那個廢了的防空洞。於是，他們發現了老太太的屍體，她被勒斃在這個岩洞裏，屍體已開始腐爛。那老太太所經歷的驚心動魄可怕的一幕，不用親眼目睹，也不用我多說，憑着想像也可以獲得。

在這座別墅裏所發生的事情，於今想來，仍然歷歷在目，而其間或是心電感應？或是鬼哭神號？或是陰錯陽差？都令人有不可思議之感。

# 中外文庫 粵海舊聞錄

之三十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，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。上下册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## 中外文庫 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 著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，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。

定價新台幣柒拾元